



宋學士文粹卷第三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修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締子交已越
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推古今而釋之乎
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嵩穴鶴毳編襦土芝溫食動趾踉蹌發辭
讓吃忽挾細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嘖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
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
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
翅蔑蒙時幻歲遷電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
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筤矢韞
弓仰落雙鷗俯搯長熊毛血旁灑塵坐四封入據家館庭實惟供
鼎尊旁牛豆俎衡從肉腴舍春耐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
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獸輔奇牙環質姣容歌喉

撼塵舞袖翺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燿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焯焯孰潛其燿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姪姪衛霍擁軫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系乎吹噓予奪視其愠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撓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卑卑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暨關分布九疆控三條於中區限兩界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翰混茫苞天東地循環相通叶湯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叶莊昂宿寶符之貴玄龜青

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載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搏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叙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采掾不斷刑盜唯土嗇然自守去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万物主儀節或迤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顧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逐立森

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
寥寥乎五兵雜陳而神授帷機也茫茫乎曠野萬里而列并布棊
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
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哉定惟武亦國之程其
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技巧勢形其目眇列繡繡續續九宮
八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鈴星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
精動合神機胃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谷距堙驚冥扶胥象車雀杏
行馬飛鳥武衡大槽驩耳長及雲火万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
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趨烏蛇
翼驤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兢兢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
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苗或陷堅於昆陽
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
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

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
軀文賓復生師皇馬鑿主狂丹砂騎鳴龍師木羊寫白神泉鹿皮
折足山圖藉衣服閭女丸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瘦脫玄俗質虛心
存冲寥跡入侂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并
紫宮位紀琳書陰降伏骨日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
符御路虛之龍轆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焚入水不濡入石不闕
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潛靈飛是蓋与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
為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
解我膚肌觀銅狄而摩掌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
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
偽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堙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
異師是噴葳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及豕一
啟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千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

國寶書而盡閱其文僭辭竊義聾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
錯離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
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熒非象名性氣體何圖指佞殊而重
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尾鴻
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鑑俾無道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
曰此相近之然端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哉
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之真儒師師萌庶俵俵奚歸孰廓我矇孰破
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其區欲絡盲象以駕鼓
車縱有智巧寧不死而嗚呼噫噫一何寡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
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噫資施盈室何有芳蓀繁
皇闕宵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怊怊而悵悵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
明不自貴能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槃寶厥尾南拊
膺自傷淚血交積言刺木習駕書陵以為升鼓關洛而

為擻張武夷以為飄期洙泗之可涉夙與夜寐惺惺業業凜然如
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
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
真儒不生世陰陰兮擅埴索奎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人之超
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鸞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
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沒齒兮

思媿人辭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絕廉
竊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
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
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况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
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媿人辭辭曰
惟媿人之憎媿之賦粹質於自然脩蛾規而疑黛子曷目轉以成

懸安髮髮而如雲子屬輔巧以承權纖腰綉頸若鮮卑子容都曼
而體便瑣寶璐縈而右繞子桂徽媚以半偏懸明月以綴佩子錯
木難而傳冠向瑤臺而微步子意愴靜以貞閒必妃之倫折芳馨
以相遺子復浴與乎江干勢翩翩其寒舉子若游龍之在端胡人
間不可以久留子遂凌厲乎高美湧道紀以為御子鍊天和而為
殄倖駐馭於陽陰子時上下乎星辰歎子生之何晚子不一覲於芳
歲念姪姆之鮮雙子朔迴颺而曾思欲愁悴而委情子氣滄鶻以
如炊道苟可以選之子視萬里猶門墀登岷嶽而騁望子正晨旭
之蒼涼氛曠豁而闔朗子莽山川之縱橫樹輪盤斜而柴虎子蘋
艸蘊靡以相望曹孤思羣而永嗥子文鵠慕類以徐翔企精爽之
不狹子空雲龍之將將蹇侘傺而望絕子耀靈習其西藏降崇丘
而臨曠野子循故轍以東歸向闌楮而徙倚子境外嬰而愁內滋
新蟾皎以出天子想纖美之曲眉繁星爛而成文子懷繡被之陸

離蒼顛雲落而無滓子思玉體之弗細拂蘭袖而起步子復經緯
乎空庭苦鴻鴈之離離子歌羽蟲之靈靈撼戶懷以悲惻子惕發
容而弗自勝轉曲肅而入堂壇兮牀獨坐對乎華鐙影搖曳如
鳥撫子象中心之蕤寧寒庑信信而竟吠子耳恍聞於楚音疾倒
凝以啓闕子賦闢葉於枯岑縹綿綿而莫孑子托幽寄於瑤琴琴
聲咽而思深子類孤雌之鳴陰更寡嘆以將闌子斗杓旋而回東
寄枕衾而就榻子期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子橋有物而衡
中息纏以方微子塊翁而上升造旬始而謁太儀子羣靈續
其若叢氛搖溶以隨森子鳳旌沛而嬰空馭象車而秉虬節子鞭
列缺以斥豐隆豹轟熊幡聿皇以奮子標流紆誦鬱以相蒙左搗
右衛動以彌強兮倏腫倩冽雲滄而雷春回允幡繼汨以妙歎子
吸噴瀟率藹以濛鴻穆眇眇以前邁子翩紛紛而弗止莽具具以
無垠子勢皇皇而迤靡超氛埃而淑郵子竟按轡乎朱陵長鹿舉

嚼以向日子有赫戲之華文揚芒燦以上衆子繁重離之丹門炫
赤玉之寶章子列八龍之威神歛東趨於蒼極子青瑁紛其並迎
羣神衍衍以方饗子奏靈和之鳳笙四耐芬而凍歛子暈玉色而
帶頰捐素威以升皓宮子盱回極之浮々葶收顧余而破顏子錫
錢瓊之華鉤謂貞白以自守子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燭元冥
子翔颺颺以吹裘有夫玄巾而擐甲子握靈它以為驅重陰返而
未啓子肅玄氛之幽々四方非不可居子悵所思之莫余覩馳兩
轂如飛九子又滔々而遐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子子何為子獨愁
若彼中天之有居子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子庶弗愆
於恒素怙忽荒以從之子駕剛飈以徑度習光炎之忻忻子緜羅
鬱泱而不可止視瑁影楹屹以上起子瀾濫以尚靈瀾而波詭
連卷擺倦杳以軋芴子歲魁幼眇轟以高峙中洞房之沕穆子乃
嫵人之攸居使曼姬為子通訊子儼再拜乎堂垂習朱彝之洞開

兮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為喻兮光照耀乎東西吐芳
辭以若蘭兮意勤々而告余曰皇降靈兮昭質弗沫母染尔穢兮
昧厥施紉葯襦兮曳淫旂結蕙纓兮張椒幃兮桂漿子懸繚縻索
胡繩兮畦揭車集衆芳以遠蒸兮羌郁々而斐々余俯首而敬聽
子書鞶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曙子陶去幽而開寤雖嘉辭之盈
耳子邀若人其何處遂捫膺以沈思子顛獨歎而縹交也誠因言
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巨天地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彝
道弘敷於上下子必有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子幸方冊之昭
如日參驗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跂覽之嬖姍兮固難齊於六
驥能孳々而弗怠子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駘而力單子敢不沾
沾而奮厲帶鉤矩而佩衡子撤節蒙而祛羈期有形以必踐子始
俯仰而無媿縱不得倣人以与之游子又何異同功而並此子既
為此辭嘗錄一通寄王子亮子亮蓋有志同予幸口者書以識之

庸侯異日各考其奉之成也

顏率求鼎難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却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弑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異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敝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入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為人臣也今幸弗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劍蔡人操刃与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尔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為人臣而與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

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末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尚欵欵以尊周為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倚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黃河之深靡以太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籍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恃不軌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兩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与韓唇齒之邦必注強弓蹶勁弩助之無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為山東大

國亦必驅其衆西向轂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
急趨擣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噉一牛不至血肉狼藉
不止也率竊為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
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
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
聞也因伐陸渾之戎遂來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却之輒俛首
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
王今其所為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為君之計莫若告于衆曰寡人
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尔有衆欲觀鼎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
為不穀肫肫然喻之寡人雖至愚亦已截之中心矣尔衆宜解甲
韜戈從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觶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以旌
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

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顏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日罷兵西還鼎
周鼎也故借周天子立論

為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縱暴以能
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不能然後復以八十一萬人
輓鼎誑齊率真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為然
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補范少伯辭越王書

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之明戒也臣雖不佞竊嘗從事斯語
敢白其私於下執事唯君王加察焉臣本南陽一布衣自謂衰賤
未嘗世祿故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被髮佯
狂不與於世而君王待之過禮實諸羣臣之列臣日夜心計之一
介狂士而上辱君王之知如此當盡瘁以事國即於國事無所建
白設有不幸誓伏劔結纓以報稱萬一言雖不出諸口上帝鬼神

實鑒臨之夫椒之役夫差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夷吾宗廟
邦為空棘君王以餘兵五千保棲會稽下守濱海唯魚鼈是見困
亦甚矣夫差不道復追而圍之大夫種膝行頓首請成夫差聽申
胥讒毅然不許君王志甚至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戣以死臣時在
左右憂懼不知所為亦屢思克踐前志所以未忍即死者將有所
圖也幸賴先王之靈夫差悔禍卷旆而旋君臣既反國臣亦得効
犬馬奔走與大夫拓稽為質于吳夫差畏君王之威不敢久留臣
遣之東歸君王因與臣及大夫種謀以復讎為事食不殺而屢衣
服純素不衲不玄內飭其政外事諸侯如是者二十餘年始發習
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有事于吳及其平而
還後四年復往伐焉敗之於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
戰三北遂圍之棲夫差姑胥之山夫差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請成
君王弗之許乃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矚目大言

以執之夫差懼太息四顧引劍而死君王乃北渡淮與齊晉諸侯
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
江淮東諸侯畢賀初君王之在會稽其辱為已甚臣豈不知主憂
則臣勞主辱則臣死其不能即死者為此事也藉君王之威武二
三大夫之用命一雪其仇始願從會稽之誅君王憐臣之愚不賜
臣以死乃欲與臣分國而治且臣聞之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天之
道也功成名遂身退明哲之事也持祿固位知進而不知退危亡
之道也昔晉大夫祈奚為中軍尉請老而歸身名俱全人以為知
分申侯有寵於楚鄭之君楚鄭之君唯其言之是聽非不可者卒
致首領不保為天下萬世笑何也不能退也况臣起自布衣幸得
侍衛左右何功於越而稱上將軍大名之下難以父居若戀執寵
榮而沈溺不返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君王幸察臣知止知足之志
賜臣骸骨得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去畊東海之濱則志願畢矣

唯君王留意焉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舉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奴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倡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實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胷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搯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縷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

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曰吾今日豈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德欲馳騁文思覓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亦負多才藝聞弼言大媿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秦定未德王執法西御史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閹中有鄧伯翊邪連擊陪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隸人掙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問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虜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又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

豎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
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
即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皇弼往王自
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眾槩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
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
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
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
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鋼筋鐵肋不
使立勲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
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
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
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熾一揮而天下底定累洽重熙
至于孝平皇帝藐在幼冲委制新都侯莽久秉國鈞遂致潛萌異
圖僭奸天位四海豪傑怨怒次骨至有枕戈待旦而弗寐者義旗
豎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安眾共誅莽天地為
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昭人祇為之鬯舒尔吏民之所共知賊王郎
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內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尔吏民
趙妣亡賴罗子遂立為帝徇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剪屠
之兮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軍容
之煒赫震蕩如雷如霆嬰其鋒者無不殞滅尔吏民皆漢舊臣
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澤即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
與成大功漢法具在陷陣却敵者受上賞塞旗斬將者次之執俘
獻馘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前之大將軍建立殊績垂名竹

帛者亦夫人也曾謂爾吏民弗能之乎亦在勗之而已其有不知
逆順之辨甘為賊虜敢持兵以從我者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
痛斷乃止耳爾吏民姑昧之思之新莽篡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
司謀臣甲士繼天下尚頸血賤地節解衛分王郎以新集之眾假
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者未泯海
內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
咤間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
之眾星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覩此無它天
命所在有不可易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
者天下共擊之况王郎僭厥帝號反易天常罪決在不赦爾吏民
上稽天命下度人心尚傳相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使它日祀漢配
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詰皓華文

龍門生間居累日弗懌雖深自責九辟卒未能釋去頗聞道家之言
肺神皓華者實主憂因假為問對作詰皓華文文曰

上章困敦在旦之月火雲不移積氣熾熱時龍門生黯慘弗悅顏
面腫噲情神鬱勃頽文九折麋梁双闕首不暇冠足何能襪其友
亡羊先生哀之謂佳山君曰龍門生病矣為妖所變矣其中禡禡
喪神守矣匡山君曰花妖媚武鬪崇惑赤仇鐸投縲荀伯赴溺移
昭入幽倒白作黑不遺其逐卒實靈魏龍門生之所懼殆此疾也
邪亡羊先生曰不然也彼自外入有隙斯窺此自內出無罅可遏
昔者玄靈錫直黃苞承鈞儻儻者人分為五神守靈威明龍煙育
聖靈而眉揚或怒而色頰或恐而湮淪或思而纏縈各隸攸司
別於靈府中有皓華其字虛成西方之英白璣之精於時為秋摯
斂華榮於音為商肅殺之聲於行為金厥德維刑於歲為師百憂
所城察之無迹迫之不驚紛雨水集忽焉雲凝眊昧呶言於

辨父而弗革或爽厥貞余嘗遇河上丈人於龍都之山九陽之庭授我以帝青之錄示我以赤水之經効召五鬼麾斥二靈動為山合怒為霆崩即將召皓華而訊之不亦可乎匡山君曰計誠良矣亡羊先生乃仗七星之劍曳三辰之旌灌酒于羊骨上升禹步成罡拔髮為兵左叱右顧潛聽于真涉炊玉斗黍以風怒旋冷氛四興幻陽變陰弄晦明明勃律嬰卒如見其形有媿一夫素裳影纓衛以刀戟載以輜駟踉蹌而前嚀謂亡羊先生曰我皓華之神也與夫子人鬼異程曷召我為亡羊先生曰龍門生之疾雨奈何崇之吾之召爾非苟然也寓形兩間為生幾何擊石火起流陽電過俄頃歇滅不樂則邦既有良朋相與嘯歌上下角逐西東憂摩筵陳笙磬尊列象犧酣嬉淋漓舞雩僎雞虫失得鷓鳳少多棄而不辨違恤其他孰不心舒孰不顏醜孰不鬯遂孰不婆娑久何使龍門生感之泐之媿之與之委塲弗振如餘沈疴爾當據

情以對其辭若直吾將爾為式辭或不能良我劍有銜皓華聞已頽然怒曰夫子藝周載籍心統人天在古無上在今無前雷生自底雷捲舌間雄章欲議彈壓爾燕夫子宜先天下憂而憂乃欲自樂耶惟昔尼父任道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雖不得位唯世是從敢曰自佚以攻厥躬子幸我聽請竭始終民吾同類緩之匪易遑遑齊魯棲之宋衛樹伐蒲園絕糧不繼車轍周環曾莫少避欲興東周拯我民悴是謂世憂夙夜罔替天下為公道紀攸繫魚爛已成河決安治傷麟曷來嘆鳳不至舍瑟長吁反袂拭涕述為彝經表我王制是謂道憂唯恐淪墜夫子法尼父者也宜為一者深憂乃欲自樂耶况今六合雄吞矛縱戟橫千里蕭條土絕播畊是皆如山悲風往還烏鳶見人飛集樹端夫子不為之長慟日欲開口笑樂一何惑乎亡羊先生蹶然笑曰爾望吾以聖人之事我病未能若謂生民違屯則有肉食者存吾亦何知焉古今一馬天地

一指死生一轍彭殤一軌溟滓無末恢落無始神光下燭人羣將
弭內已若忘外憂自止我額弗感我齒長啓我神孔寧于胥樂只
尔固欲反之將有說耶抑罔我也皓華曰大道陵夷始有聃周放
言如雲弥布八丘蛟龍騰驤搏之無由狎聖侮賢漫漶弗收欲齊
夫物強名弗憂夫子取之人將見尤且吾聞之王公弗憂四國不
治侯伯弗憂政用隳子男弗憂名毀身隨士庶人弗憂菑害是
罹是憂者群善之原衆德之基脩之則安悖之則危故曰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奈何棄諸粵自古初有天皇
焉軒運日月轄轄坤乾司執神機主宰帝權懼民多欲志因物遷
特遣天老命厠五官陷揚金德專主憂患以助人極以拓化原夫
子辱我以崇並觀如此尚有識邪亡羊先生曰尔言固善古之聖
賢有無憂者矣有知命樂天者矣有遊世無悶者矣若是彼皆非
款皓華曰夫膠柱不可以調瑟刻舟不可以求劍尚矣事雖有常

易書變通苟執于一子莫之中憂樂有異時勢不同使古聖賢生
于當今其有隱憂又將何如也言既畢化為白氣其長如虹昏昏
蒙蒙歸于太空亡羊先生退謂丘山君曰皓華之辭良直吾敢不
敬承以為式於是攢眉入室睫淚欲滴撫物傷懷終宵太息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沈雄
竒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
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々穰々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
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
遷于番再遷于睦三遷發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
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
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
蕃累贈資善大夫大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

追封渤海郡夫人祖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
封渤海國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國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
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
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求夫人
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
文有奴僕命騷之言昂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
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群
童教私挾一編以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幼敏迫而觀
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尔竊觀吾書能記是
當不尔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第一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
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昂南益異之許以
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
覽即悉其指趣昂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其雖汝南應世叔政

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
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于
東夷即自奮曰此亦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其持尺書諭之足矣
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可以先生名上
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三
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
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遼中原奇
絕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
前迎後却畧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乃九思臨川傳
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
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崑
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一貞之居与
龍湫五洩鄰榛筍蒙霧似不類人世先生日嘯詠其中暢然自得

或至竟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偽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鄉衍奭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恒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縣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表風挾疹血交靨顏面壅黑兩脛罷癯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

生年四十四棲遲社席愈不自振忽夢作重江跨贊覺謂人曰江詩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諤士謚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孟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學官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々如岩下電見者改容鑒裁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為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剡紙數十番戲為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縟麗觀者驚以為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一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

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
唐律刪要若干卷文彙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
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其
推古之作者則曰雄渾贍富唯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奧亦唯有
漢之文為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
以先生諸作實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媿
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幸雄篇
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向當歲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之雲
者銘曰

大火焯焯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嘏靈郁紛輪囷敷
為至文降于人也斧藻交橫黼黻斯皇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流
焱行品彙咸亨於燁其光寂無聲也胡積之腴不顯其施返于混
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

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秦華嶸岫長河瀟沅永世有耀
焉之俱存也

黃文獻公祠堂碑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于下者地之文經緯乎兩間
而不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有不同或得之者亦足以配
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弗凋蓋以長庚之精峨眉之神皆降而為
命世之儒所以能軋摩日月扶植鴻化以震盪乎一世故雖其魄
已喪其神不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風霆而著形
焉尸而祝之實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烏傷黃文獻公其殆庶幾
乎公之方任母夫人夢大星煜煜然墜于懷及其生也繡川之水
為之一清是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
待講經筵闡明聖學掌宣皇制黼黻太平昭回雲漢之章衣被乎
草木人文化成之効於斯為盛是則公雖薨而其耿々不沒者固

將游神大清在帝左右而祠之不設非甚闕典歟濠梁胡侯信
來為縣剛明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既久政通人和屢謁公之墓
下涼颼動木悵然而有遐思即下令禁其樵采復輯公之遺文刻
梓傳世侯猶謂未足以交神明乃請于上官築祠於繡川之濱堂
庭穆如門廡清謐象設有嚴丹雘焜燿落成之日侯具牲酒盛服
致祭公之孫子邦之群彥咸從侯後精誠格孚契乎冲漠君蒿悽
愴如將見之祭畢而燕籩豆靜嘉肴核維旅鴻休誕昭秩秩誰
四方之士來游來瞻僉以為侯之為政知所風厲而公之靈爽永
有攸棲矣或者則曰人死則其氣漸盡古者祭鄉先生于社不過
崇德報功為人勸尔子曰其神不亡無乃涉於誕邪嗚呼是未知
鬼神之情狀者也世之彊夫志士用物精多尚能昭著靈響廟食
百世况鍾天地靈長之氣而發為文章之英者乎其不隨世而磨
滅者決矣至若庸人凡氓其德不顯其鬼不靈則當如此言尔初

祠之成同門友王君禕既為紀其歲月公之五梓從子樵從弟漢
曾暨甥劉某陳某謂侯是舉有關於名教之重而非私於一家又
請濂詳文其事於石以昭侯之善與此祠相為終始濂按春秋書
事之法辭有重復而不殺者因竊取斯義而為之記復繫之以詩
曰

大星煜煜流光晶川后斂滓若鏡澄發為五色文章英上騎日月
薄大清呼吸雨露鞭風霆在帝左右持文衡交龍降升濂火明生
色燦爛丹鳳翎萬物承被流華榮一氣監闕不可名玄功斂迹歸
杳冥其魄雖離神則形炯炯直与元化并有祠翼然妥幽靈陽馬
高騫聳觚稜寔宇沕穆森巨楹歲時奠祭輸精誠牲牲肥膾酒潔
馨脩陽忽陰誰使令有神來下風泠泠若乘玄麟紫霞輶降尔百
福響然馮騶魯禮樂當游興春秋報事垂千齡

豫章鎮蛟靈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郡中瀕于
江水蟲騁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出雲用正一斬邪三
五飛步之術追殲其神於長沙復懼貴孽海興使物治鐵壓其窟
宅一在西山雙領南埋沒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往出井
外勵尺下拖八索謂能鉤鎖地脉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
為郡將發視之未及尺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而止其日於道
家書者如此濂竊聞之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
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神謂龍罔象之屬也古
蓋有其術矣矧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鐵陰而蛟陽者
也斯柱之建其亦沈槀象之遺意歟於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
微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敏謹徇郡守某之請勒文柱下以
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

吳楚合域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虞珠擢波謫睚運濤縈夫

諸獸驗勝遇禽徵沈竈鼃產餼阜以成靈伯應歷鬼憲宣刑獄錄
三辰斗劍七星揮斤電戟剗割霆升河昔黑廓川液紅腥軌天設
鎮冶金建楹祝融主燄闕伯司刑八神錫羨五官儲精上旋圓樞
下鍵方高溟妃捧鑑淵后持衡颯笙鶴瀨月吹鳧汀仙旌迴紫童
節流青玄勳潛沕素牒晶熒龜山鐵絙龍鼎文銘翊扶鴻宰幹運
清寧泰山可礪靈柱弗傾

詩塚銘有序

番有奇男子曰魯脩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東獨才脩脩
有詩朋十人皆緣情善賦番數罹兵燹脩懼其詩失傳埏埴為甃
刻瘞芝山中瘞已請太史宋濂勒銘其上銘曰

河清嶽明効坤之靈何蕤綏子鳥文龍章於粲其英叶昌厥辭子
冥智斂真返諸至神薶黃壚子洩為醴泉三秀千眠石貞符子番
可夷番川可移道如初子

趙說仲墓志銘

括趙君諱友桂字說仲一字國芳漢恭憲王元佐十二世孫也曾祖曰崇焜祖曰必垣國子進士父曰良贇集慶路錄事司典史君少有志載籍中鈎索義訓如文尉持法不激不阿務得其平雖經諸講師詮定一有學壻必讞而訖之弗嘗弗止也其於天官律歷聲音制度之學尤能窮其會通蓋君於古書無所不究援據精博君子多其有徵間發為辭章珠潔玉溫絕無鴟盤弩拔之病中山李桓先生自號文章家極慎推輿數稱君與雅不羣君亦視學愈於人恒不可一世客袖文來見讀一二語弗契輒覆手掩几上視雲漢作他語獨善臨海舒卓卓至夜談屢及旦或怒詈如閻勢或大噉墮幘在地唯恐卓去亟故挽游仙都山遲之沿道行言猶刺刺刺逢舊館人揖有目不見針至且辨且食入咽不計寡多斥去人皆指笑之謂病狂易云君負氣高意功名可以引手致屢試諸

熱去寔剝且益久志不少變每撫髀喟曰文未至爾文未至爾文至祿烏能逃我未幾隨父宦金陵歲丙申金陵大亂幸萬死得存驚懼內傷六月十五日患暴卒鑿不能方越三日卒壽甫二十三未娶無為主後者所著書有夏小正解詩書易諸疑辨南泉豪兵後多亡其兄友松深哀之蒐羅成書且收君骨還枯以其年月日葬南明山之西抱書詣予哭丐銘其墓予發書讀之亦泣下嗚呼自師廢民散士安於冥陋獵取凡近以斧藻厥躬妄相標榜謂彼為毛鄭此為韓張疑然若可名世及叩其傳記所存雖古人常通習者吃吃不能道一語惟瞪目視左右若土偶人是果何為者邪如君者殆可哀已銘曰

不昭其熹不融其奇不洩其施遽淪于陳我懷伊人中心孔悲南明之西有氣吐霓化為龍文上貫少微後千萬年於赫弗虧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省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昉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為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為最者紹興中公為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魏運繼脩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八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統所椿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數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閩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某設法以樞密院都統制

駐漢陰陽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与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因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唯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橫斂減悍將服其効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茲檜得秉鈞軸忘公不附已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諷之至於道夫亦為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為類省試第一故事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為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温叔為相雅欲相鈞致亦不肯就及温叔罷蜀人為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

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媿
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為之孰可為之哉公之子德音不
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彦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
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
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
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
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監銜則誌文作於
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
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
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

愚齋集序

愚齋集二十卷吳興林靜氏所著也初靜之系出艾軒文節公世
多聞人至曾祖弁以武舉入官為宋馬步水軍都統制祖友信任

元官至宣武將軍湖州路湖砲翼下三戶所管軍摠管父德驥襲
其職俱讀書知文及生靜俊爽異常髫髻之時即解綴篇章有外
氏趙文敏公家法郡二千石欲以奇童薦父非之靜知父意欲為
名世儒益研窮九經百氏之書雖老釋玄詮秘典悉掇其芳潤由
是問學如川之增若黃文獻公晉卿字文先生子貞皆延譽之遂
用御史辟署安定書院山長辭不赴而元運亦衰矣今觀集中所
著文則豐腴雅馴詩則藻麗典則誠無媿合作者求諸倫輩中不
多遇也烏乎為人子孫者毅然能以文易武有聲動人所謂能亢
其宗者非耶近愈篤志濂洛閩之學寤寐不忘則其明體適用
又有出於詩文之外者其所至未易測也靜嘗從予遊予嘉之故
褒之褒之乃所以勉之也靜字子山愚齋其自號云

宋學士文粹卷第三

宋學士文粹卷第四

孔子生卒歲月辯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月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一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略

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屯子即
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為調人之言曰襄
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
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
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
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
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
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
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
不齊何如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
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
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
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攷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

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
注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
之年世家所紀多可於攷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
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為
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籛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
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
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二十八
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
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十
四年年表則又謂為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家為非以世家為
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
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況於年乎曰
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

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汗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

戌者亦非也曰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羣書者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賢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罄徂徠之松以為煤盡剡溪之藤以為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為受春秋者詳焉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辭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潢成卷請濂為之題識濂不敢讓因疏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官之外別加職名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御書直學士

則景德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即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所改之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也其階自兵部員外郎轉刑部郎中者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歷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遷公嘗為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權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刑部郎中在中行由前行員外而陟中行郎中此超遷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書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為底而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偉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為所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詞命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舍人有闕故以學士兼之偉當是揚偉時與歐陽脩胡宿趙鼎楊察並為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

而不名者宋初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為真拜而左右僕射皆為空官相銜帶之亦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以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銜當帶之雖不名必知其為二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判公著者絳乃韓絳奎乃吳奎二人者嘗以言事被黜奎知壽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後二十年始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真領其職事者也其云主事令史書令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為省吏唯尚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公史十有四書令史三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祇事也其云都事高允迪受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尚書必歷三省而後備所以誥命職著三省位銜也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三年而

三年為嘉祐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太廟
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所以尚稱
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風峻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
區末學之所褒贊姑以舊聞疏之如右文直質而無潤飾庶使世
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生遷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
授制中謂白雲之司蓋黃帝時以秋官為白雲公遷刑曹故行詞
者援其故事云

咨目童文有序

走也病目視不及尋簡禮越度速傳招刺乃抽心思引物擬義作
咨目童文文曰

咨爾童子我目之精疑媾五神配合二靈素質皓圓暈東青南
丹注皆北玄孕睛約束臉胞黃中之英氣幾內動藏系外徵啓關
人牖通洩天明聚為根蒂數為華榮衆咸之賴爾獨失貞孰不若

電洞觀八絃爾於只尺不分五牲誰不如月照徹七經爾類淒几
僅辭一丁此朋而執駮詠弗迎彼不面識反指而承頰或自批頰
常發頰辟如水母藉蝦始征又如野狼挾狙則逞皆爾弗職以玷
我形童子曰噫何言之戾賦授自天初無恒制堯眉八彩岳黃以
蠢聃耳無輪慎額斯齊尼口類海敦噎且銳澤鼻如蝎欽直而細
四者猶殊自胡不異或牟其參表厥明戲或角而方段舉長世或
瞭而揚或眩而翳壹囿于玄我則何擊矧子淫書膏焚髮繼摘揆
辭藻搜剔文藝肺鏤肝雕心鉢腎劇我劓我掾我斲我弊八廓注
邪五輪受厲靡精弗愛有明益瘞我合子躬如左右契子榮我尊
我踐子籒豈圖子玷成此左計咨爾童子爾辭固臧傳以正理則
涉于涼形雖異賦尔宜自強何取其竄乃釋其良書淫所致尤墮
意量冬映雪席夏聚螢囊刺股流血懸髻于梁未聞其目遽縮晶
先是謂道辭君子所襄星野有舍雲漢成章測步幽眇挈度機祥

為雨之故不知低昂二蔭占限兩戒畫疆氣勢旁魄民物浩穰為
爾之故足不及行述此二端餘可類詳尚飾巧言陳法列方孰為
曲直敢矯而亢童子曰噫士貴自謀匪狡是恃唯道是適考亭有
喜廬慶則脩厥視雖短所覆孔優一紹道緒上溯魯騶完經翼傳
衣被九丘一昌其辭出孔入周有光赫絕昭若參存子不此即而
反我仇椒蜂彌豹豈無炯眸鼓辭榮禍腥聞不收慎瞻文眇世所
嘲咻內美之章玉璫黃流子苟弗悟自貽大郵何河而厄何深必
休何青以謗何肉而囚子勿冥思莽若爾抽遺形全智與造化游
我雖俚言寔為遠猶毋慚墨墨成此絃綵童子言已我心之疚蒙
俱既寢斷菑亦陋植鱗大纖削爪匪秀號尊聖名巨宇宙非形
之妍唯德之茂况目在形賓筵一豆雖眊非瞽物亦云觀縱瞽焉
尤有用輒售矇矓三品備予樂奏國語成書事明若晝矜察秋毫
或連殃外潛耀自將神腴內富五色免惑一誠自守幸遂遵養庶

絕馳驟福福倚伏理嘗易究所憂亡荒如營四耐本實不培枝葉
巧凌弗別莠禾徒煩辨擗童習固勤白紛罔就千古居前萬世在
後虛生其間冠裳猿狖自今伊始放矇撤覆責躬靡遑敢目之詬
我道之疑我學之懋上慎旃哉吾言不又

擬薛收上秦王平夏鄭頌

粵武德四年秋七月朔記室薛收頓首再拜言仰惟秦三殿下龍
興晉陽佐我皇帝起義兵以龕定禍亂金鼓一振罔不臣順唯鄭
主代充夏王建德昧歎大命侵牟我邊垂刈劉我烝人鈔掠我玉
帛干戈之相尋殆非一朝一夕皇帝震怒詔王督諸軍伐鄭遂敗
代充于穀水進圍洛陽建德不思自靖凶德參會將兵十萬果救
王帥諸將酣戰破而擒之於是代充智窮接絕率群臣詣軍門降
王至長安獻俘于太廟行飲至禮詔斬建德於市免代充為庶人
徙于蜀中大赦天下天下萬姓驩欣舞抃以為皇帝之睿謨雄筭

王之戎功駿烈，傲傲乎不可尚。已收備在戎行，親瞻制勝。敵之
奇進退，擊刺之雄耳。目怖駭若臨鬼神，雖淺劣無識，不可無歌詩
以鋪張鴻休。謹撰平夏鄭頌一通，以獻庶幾，昭示萬世。以宣有唐
之聲烈。以著王業之艱難。云其辭曰：

真王挺生，宅靈孕奇。天日之表，龍鳳之姿。嘯陽吹陰，宰于化機。精
神所被，物無不綏。皇帝興兵，以遏亂隋。王左右之神，運天施或獻
奇謀。食若元龜，或賈捲勇力如虎。貌雄吞八極，易欲拾遺如鼓。迅
颺泱泱，四來降燕。帖魏陪秦，以殲金鼓之下。孰能慢台，維此二賢。
曰夏暨鄭，據河北。南兵犀弓勁，勢成鼎足。力與我競，夏而黎陽思
百其勝。衛滑齊交，蹂踐莫定。鄭取汴毫，奪我藩屏。封豕長蛇，貪噬
益橫。况於宮城，大設坑穽。四周削起，峻若巖甍。忘則陷之，毀宗滅
姓。怨氣塞天，疑為祥。昔人之孔哀，其何能竟。皇帝曰：嗟！我人何辜，
初汝秦王。汝亟是圖，汝救汝甲。汝張汝弧，汝簡銳。馬東傳其都王。

拜稽首。馮牙山祖旌旌，飛翮士卒。嘯呼曰：爾萬寶爾疾，而趨扼其
龍門。毋道虜誅。曰：爾德威視敵，若無圍厥河。曰：批其大輒。曰：爾君
靡爾震鼓，桴控彼洛口。以絕餉輸，屢戰屢克。王乃向洛，移軍青城。
壁壘星錯，虜薄穀水。桴以虎路，王曰：爾通爾急，往角我。引騎南以
褫其魄，靈威莫抗。虜漸退却，橫戟長追。如鼠入橐，掘塹而守。朝鼓
夕柝，不日成擒。以潤鼎鑊，洪爐熾炭。何金不鏤，夏人卒狂。稱兵黨
惡，其旅若林。誠可怖愕。王曰：靖哉！爾衆，勿搖虜卒。既隋虜將，且驕
虜命當傾，決於今朝。莫匪上天欲逸我勞，使發一矢中此。兩鵬咽
喉之門，實在虎牢。吾往效之，短兵術操。且行且餌，伏銳于坳。伺虜
架入，乃与死。虜虜因大驚，布屍滿阜。進退維谷，更動疊。騷偵吾牧
馬，將襲而逃。王乃濟河南，臨廣武。駭駭如雲，留彼弗取。虜果來迎，
列柵牛口。我閉弗出，自辰達午。虜氣既竭，遂巡欲走。王謂士及爾
整部伍，尔將梟騎。突此羣醜，予進而翼。截其兩肘，會虜方却。顛倒

失序震霆方驚不及掩耳擊刺從衡龍飛能吼天日為黃龍起如
霧正戰方酣王出以奇尔知節等卷旆而馳旁繞虜陣張我虎旗
虜眾惶駭奔如流漸相彼首首欲絕而西神策一指顛若墜尸王
叱武威執而縛之囚示鄭人鄭人曰噫我援已絕我力莫支我肉
我袒牽羊以隨有餘者孽亦復來歸奉璽再拜冀免殲夷乃獲乃
俘振旅而復王被金甲懸厥魚服遠而望之有光熠煜大將森衛
後先聯屬鐵騎萬匹旁障羽纛鼓吹颯沓即以金鑪清廟有赫上
与雲轟陳俎奠爵邊豆嘉肅既俘以獻且拜且祝祝已飲至列筵
如竹醇耐川流精散林蔭鳧鷖既醉咏歌相續皇帝曰嗟寶寶弗
恭稔禍濟惡厥父用亢當梟其元以令醜兇充罪固殷悉眾禦以
待以不死徒實蜀邦我人實煩轉輸是共或居遐裔久阻寇封惴
惴自保息屏足重宜行給復式寬其庸復赦宇內以示大同丹鳳
銜詔無遠不通弘宣處澤玉昭仁功萬方有言如節斯徽音也

爭連城蹀血蒿萊千里人跡殆絕今也怡嬉寧尔家室盡斂戈矛
化為撥禩人和既滋天休當發山出器車庖形瑞莖騶虞在郊苞
鳳巢穴黃龍舒采白鳥振潔無間朔南聲教孚浹視彼梁楚千鈞
一髮定知來朝不煩斧鉞天生烝人丁代儉囊必眷有德以綏以
攘簡策所紀更僕莫終徵之秦漢厥事孔明羸政肆五虛虎視域中
踐華因河為固自防祠狐一鳴胤如沸羹六國復興台自立王籍
起會稽中號最強嗜噉叱咤萬夫膽喪劉季斬之不翅大羊鉅敵
一鋤寰宇乃康強隋比秦尤瀆天紀諸桀接戈聚如蜂蟻不有靖
之代何能治惟帝明睿秉運而起惟王輔之以臨四海黃鉞白旄
剪薙不軌無堅不礮無險弗砥夏鄭既夷治平可致揆之炎漢聯
芳儷美赫々神功可昭萬祀收在戎行躬瞻鴻偉敢揚頌辭以告
太史

宋鏡歌鼓吹曲

臣聞真人應運而起旋陰轉陽協神和人刻革替偽期底隆平于時五季之亂已極光嶽氣分河海怒溢強臣悍將割之分疆擅執節鉞倒持天柄敢拒帝命莫之敢制我太祖躬屬橐鞬奉命四征赫聲濯靈所向輒克茲惡授首獻于太廟已而大功既茂天命攸歸乃受周禪即皇帝位聖書誕頒天日昭煥凡厥臣庶莫不翹足延頸以俟太平皇帝若曰皇天既畀我有家朕夙夜曷敢荒寧彼螢爚之微僅若一髮欲抗明於日月疇能置諸朕當剪其孽芽毋使滋蔓尔有衆尚克協乃心以底天之訖越建隆元年夏五月丁巳上親征澤潞六月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冬十月丁亥又親征淮南十一月丁未傳其城未幾拔之李重進亦赴火死乾德元年春二月高繼冲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稱臣而荆南平三月壬戌王師入朗州獲周保權以歸而湖南又平三年春正月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以降開寶二年秋九月己亥朔伐南漢四年春王

月辛未次一田其主劉鋹素服出降七年冬十月王師伐南唐八年冬十月乙未李煜奉表納降由是天威所加如雷如霆有觸之者靡不殞滅太祖既棄群臣上游帝所太宗嗣厥大寶駿惠前烈文綏武戡唯日不足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漳泉二州獻五月吳越王錢俶復盡獻其國所有地四年春二月甲子上親征太原夏五月甲申北漢主劉繼元率其官屬銜璧入朝自是海內羣雄皆為臣僕風氣宣通罔有限域東西幅員盈三萬里梯山航海獻贄奉琛委蛇而來上實天府戴白之叟垂髻之童皞皞莫知帝力於是宋興至是已二十年矣臣惟帝王之興自有貞符歷古以來史不絕書我太祖之生也祥光瑞彩流為精英異芳幽馥鬱為神氣所居之地紫氣隨之建燾而出白日為暈是蓋上天著厥嘉貺以流耿光於無窮故曰唐虞禪授之後鮮不以征誅而得天下其中豈無指遜而紹位者皆陽予陰

奪尋即廢之唯我太祖應乎天而順乎人陳橋之戴黃衣之加蓋
迫於甚不得已爾由是能大一統臣服四海用作神主聖德神功
魏人堂人傳至孫子億萬斯年跨漢唐而追三代何其盛哉然而
短箫饒歌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者也周制因之
其在大司樂則王師大獻乃公奏愷樂在大司馬若師有功則愷
樂獻于社大氏皆軍樂也古繼久已亡失至漢有朱鷺等十二曲
列於鼓吹謂之饒歌今尚可考見自時厥後代有其辭而唐柳宗
元獨準漢曲倣其篇數作鼓吹饒歌以紀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
勤勞之事臣雖不佞自幼以文字為職輒取法漢唐窮思畢精作
為歌辭以侑戎樂治兵振旅之際得於馬上奏之焜燿鏗鏘震撼
無際使有宋之成烈增光於後無讓於前臣死且不朽臣謹見上
太祖生洛陽甲馬營中神光滿室有香郁然經宿不散此聖徵
先見者也為啓聖徵第一

啓聖徵兆載先炎精降爛以鮮破重陰燭屬委合之暢神必宣應
昌期馭宰權天序叶地軌甄星游渚白帝延氣貫月永殷年質往
牒無不然惟皇符熾且騫著成烈在不刊

右啓聖徵曲凡二十二句句三字

太祖將北伐師次陳橋驛諸將以黃袍加上身列拜庭中稱萬
歲遂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為受周禪第二

受周禪崇靈基飛龍在天黃道開躬握乾衡鎮坤機蒼精喪木無
支黑光盪日見重輝天人同歷數歸靈承帝祐流鴻滋嘉瑞章紛
若敦神爵集肉角來氓灑俗懷昭皇威時赫戲

右受周禪曲凡二十二句句其十八句句三字四句句四字

昭義節度使李筠據澤潞弗服上御六師平之為斬老雄第三
斬老雄雄勢壓連冠師樹高纛襲邊城施蠱毒王赫斯怒誓加戮
百萬貔貅若林轟行視嶢嶢勝平陸升城齊呼山嶽覆飛矢貫臂

拔其鏃雄斯窮昇炎煬朱鳥鳴反舌縮反舌縮四海服

右斬老雄曲凡二十二句其十七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不庭憑恃江淮招集亡命上親討之為長

淮沸第四

長淮沸沸若湯有蛟下潛石作房腥沫旁灑矛距四張欲鼓孽浪
浸日光真龍出火鬣明熖暴髓焦毒吮穢厥凶醜如刺狼水安流
若鏡平皇威洽濊澤旁建萬寓慶無疆

右長淮沸曲凡二十句其十五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上遣將討張文表假道荆南其主高繼冲懼奉表稱臣為耀靈

威第五

耀靈威奄八極如山壓郊颺噓塵大帥率師手握矜策馬飲江江
水渾盪摩日月搖星辰孰敢奸命誠以徇蠻荆輿觀稱妾臣剪拜
何條別其根一朝坐鎮百粵門南荒帖帖絕妖氛

右耀靈威曲凡二十句其十一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

師克南平趨朗州武安節度使周保權拒命討獲之為鷹之揚

第六

我鷹之揚于彼南楚目城無全尚何有險阻虜周惛惛曾莫構思
仇孽既殄胡反噬我師梟騎厲華旄旋海水立霄旭昏殺氣回薄
翁若烟濯征斯克功無前王度遠引靡不有

右鷹之揚曲凡十八句句七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二句

句五字

諸將伐蜀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請降為巴蜀平第七

惟彼巴蜀務靡麗以夸金塊珠礫納政於邪於鏢王師如虎如鷹
攔夷凶族使民氣以攄足不加首臂豈大於股啓關迎降崩角無
收後聲明宣流被區有百蠻來同享至理上鄰三五古不德羨且阜

右巴蜀平曲凡十八句其二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五

句句五字

南漢劉鋹據嶺南良將征之鋹教象為陣以禦我集勁弩射之
奔鋹遂詣轅門降為象斯奔第八

象斯奔攬南燭開重昏揭兩曜通粵海接閩徽虜初弗知此跟以
戲敢持厥馘離闔与隼俱力索氣銷始就縛三軍凱旋奏戎樂威
神出自天顯彼帝略千秋萬年蒸庶和且延

右象斯奔曲凡十八句句三字七句句四字三句
句句五字

王師伐江南江南主李煜降時彗出柳歷輿鬼為彗出柳第九
維彗出柳六合布新矧此彈丸何敢不臣調弓宛轉鐵騎參譚天
斬未度已無江堧帝詔將臣俟其來賓慎毋疾擊以病吾民長蛇
成圍不異祥麟孱王既降市無驚塵大宣皇化覃于至仁

右彗出柳曲凡十八句句四字

十
太宗既繼大統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獻澄泉二州為拓闢國第

闕美屹南紀上應牛女星南將窺漳海東或帶滄溟五季失羈御
藩鎮擅甲兵大阿既倒持僭竊瀆恒經誰欵據二州於此建節旌
予奪自已出况復望來庭太宗崩寶符渙號風霆行稽首歸厥命
瞻曾仰王靈輓譯通絕域廷贊集明廷神猷香難測穆臻泰清

右拓闢國第曲凡二十句句五字

吳越王錢俶見上威德日盛盡獻其土地為吳越歸第十一

皇王握神契重華叶帝暮神兵從天下歛忽千萬餘揮戈日為回
投鞭海成枯奮擊八極間捷疾飛電如錢氏最先覺方物久內輸
終知喬嶽尊丘阜欲何須登民獻天府不煩神戈誅帝德統罔極
萬國混車書

右吳越曲凡十六句句五字

海內咸臣唯北漢假息湯釜上親征之其主劉繼元素服紗帽
待罪臺下詔釋之為克戎浦第十二

汾晉十萬甲數業僭為君蟠根欲弗拔毒虐我烝民聖人據武師
威烈赫然振刀戟夜生火出入動若神方將威下地習已凌尚是
有城皆作醢無甲不為塵戎浦膽已落舉族悉來臣羣氓如流魚
擊實瀛海津自茲遂生育陶然獲泰淳阪泉著軒德丹浦明龍虬
赫炎德殷永世同不泯

右克戎浦曲凡二十二句句五字

濂年二十時頗有志文辭之事往拜淵穎先生吳公於浦陽江
上公曰尔欲學文耶試為擬秦王平夏鄭頌及宋鏡歌鼓吹曲
觀之濂即撰述以上公讀已微笑曰孺子誠可教使稍收斂入
于簡嚴則所向無前矣因不欲棄實請篋衍中久亦漫不復省
後二十六年再見於潛溪故居悼公之不可作而嘆所學之不

加于舊也撫卷慨然者久之濂題

擬漢武南巡金石刻文

按水經注及十道四
番志所載而補之

皇帝臨御撫有四極上與神通行幸雍郊親祠五時白麟顯明如
厥汾陰后土效靈地祇見光五年之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
虞舜九疑鬱葱天柱用登上凌峻極直薄泰清眺望汪洋遂自尋
陽下浮大江射蛟水中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岱宗上天報享
著厥靈既民用平康協氣自順燭害不作利澤攸長在昔神禹刻
石紀功百世彌章羣臣從行請法遺制昭示萬方

補雲壇祝舞歌辭

周官有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雲漢法百祭
雨祀竈毋舉土功更火浚井暴釜于壇梓曰千術為四通之靈
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赤雉雞七玄酒具清
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辭以丙丁日為赤火龍一長

七丈又為小龍六長三丈五於南方皆南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
服赤衣而舞之司空齋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
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表
赤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殺猪燔之四通神宇令民鬪里南門隄
里北門幸得雨報以豚一酒醴黍財足以茅為席然周制久廢典
午以降漢法亦不行而祝辭尤闕歲丙申夏旱群巫雲于山川之
神予既書其事授之復補其辭使巫歌以舞焉
於泰鴻冒下民動以化時詘信燁朱鳥萬物甄九則害陽畢屯土
膏耗翁欲瘠田畷奔勢維磧壇四通僂明神神中臨勃如烟
嘉錫燦若羅繭捧薦豕炳管蕭灌鬱金菊芳采氣上延合冥添
洞五精貫八標茫無外莽脩門沈陽駕以茲俯下土無不釗
鬱行風羽輪翔玄黃交條復爽眾媿集九景章葦然存索之亡燦
陰明迴叢陽符翹襟逝弗忘崇明經成稽功憑紺筵嚴以印

憑上公与天通值赤繒驂紅龍左列缺右豐隆流火降鉅若鴻恩
婦劉散為風灑靈注編四封函斯活穎首首眾維魚兆已從
融社暉毓宵氓甫田阜物豫成風平平綽以行人專与鬼附
曜振霈充盈神心暢樂茫良四寓綏萬匡洋洽太康慶昭應

錄獻人申鮮生辭

龍門子傳周官將成鼓琴潛溪之上初調清角更轉黃鍾音節熙
醇神氣恬康鼓已微步其樂若洋洋者獻人申鮮生舍畧而來揖
龍門子曰先生何樂耶龍門子曰子試言之生曰今之人奮襍爭
秩嚼齒分名聶談涎流迴繞神營閱略機弄企豔鼎纓許史聯鑣
金張並旌而先生龍蛇相滄雅俗不形確守貞固刊落浮榮此固
不足以累其情今之人雞號而奔日入弗息沈溺食貨罄竭籌筭
火生日間電飛舌墮障籠自欺鑽核成惑而先生被羸荷旃温如
繒帛飯糗羹藜甘若飴蜜此固不足以穢其跡今之人竦身鷹奮

用志烏頑舒翹燕趙振穎荆梁八閩度轡三峽戒航悲歌弔古感
慨成章而先生如雉三伏若龜六歲冥情中閉息景死桑此固不
足以蕩其衷今之人肆情忘世耽詠碩適曳索被裘拾穗服莎洗
耳箕上種芝岩阿縈身亂倫傷義則邴今先生久歲巨器思拔人
病俟時而行与世委蛇此固不足以同其科若此數者皆非先生
之所樂也先生之所樂者我知之矣經緯今古評騭文辭本根培
壅柯條紛蕤大則苞八殞小則入一絲卑則抵重淵高則凌赫曦
追邇轍者則或秦而或漢攀遠駕者則或殷而或姬揆序有度囊
括無遺靡蹟弗探何罅不窺抑之則驚霜夏墮揚之則寒谷春熙
開陽闔陰出神入竒譬諸園鍾為宮主房星定卯位而樂奏可享
於上帝烏雲山兵樓岑峰觸盤石而武車可張於軍威迅霆出火
喪七筵燔喬木而天聲可震於魑魅火龍黼黻戴日星挾藻粉而
文采可華於卷衣且子雲思高而吐鳳士贊才澁以夢龜紹述海

西而地負退之橫鶩以別馳子壽輕縑而素練景先臚體以豐肌
何莫不嗜於斯先生之所樂或在茲乎龍門子愀然曰子以我樂
於治文乎哉何卑我之甚也在昔姬且輔建太平分職設官陳紀
立經八法著式三兆垂程揭其朗曜統此列災秦餘既係周典失
明河間有獻考工是徵劉歆挺起博士始陞杜承鄭繼句準文繩
群工異見衆談作朋瀆亂不驗陰謀從衡制淆新室禮亂詛盟攘
斥不遺徒惑世聽前王大法信有足憑末世附離闢之則逞載疏
載前且損且乘浮翳悍斂大明用昇編簡垂就樂寓於聲子不吾
知乃以為悅於文耶抑吾聞之安絕潢者以天下之水無過其大
而不知有渤澥之宏深尊部婁者以宇內之山無踰其高而不知
有岱華之峻極溺觚翰者以古今之學無出於文而不知有經術
之淵奧予雖不敏竊受教於君子矣方將寤寐於黃屋情思乎孔
周重明一代之典以垂百王之憲子乃以文士况我不亦左乎於

是漁父悵然顧予曰有是哉有是哉吾今而後不敢復相天下之士矣乃歌曰大素既雕予日趨彌文五采絢爛予以汨吾真中有一夫子其色閭游心古初予隨道屈申欲鼓芳風予以扇游氛我將從之予不知其門歌已負吾而去

重校漢隸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為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魴以馮二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西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邈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為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邈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

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尔濂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皇頡衍而為古文其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耶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識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泐襲為之而略加變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同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為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其虛稱耶抑亦別有所本耶濂皆不敢必其然也同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且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兢刑部王經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公閱其用志不分悉以作隸之法授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通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諸

方壺翁從義翁蓋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接之語蟬聯不自休
季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彥發
者攜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具
列之號之曰漢隸字源季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多一千八
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訛字類及
連綿字略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闕遺采班馬二家所
用者補之目為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為十二
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脩著為集古錄十卷趙明誠做
集古而為金石錄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足焉至於
洪适之出獨於隸學是攻其述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可
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脫此婁氏字源亦不可
不作於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彥發抑可以補洪氏之不及
矣當今

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
門外舍季子將焉徵哉願季子善自愛也濂二復其書借為序其
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為知言者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為詩
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為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
讓大雅君子云

覈生辯

監察御史上饒游君元敏以覈生為號進賢包先生希魯為之解
多至七百餘言以覈與核通故於果核函仁之義甚悉美則美矣
而非元敏之意也蓋元敏之先實居閩中宋時有為名御史者今
元敏以文學法律著稱於時亦擢居是官其自謂覈生者殆將留
心於聽訟之事乎何以知其然哉予按說文覈實也考事西笮邀
遮其辭得實曰覈覈之文從西而敷則諧聲也徐氏從而釋之曰
實謂考之使實也西者人覆之也笮迫也邀者要其情也漁者止

其詭道也所以得實也又按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
孚正于五刑孔氏亦從而釋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駁則正之於
五刑也大氏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所謂察其
貌者即周官之五聽也由是論之覈之為義原其所自出豈不在
此而不在彼乎夫獄者法令所托乃以生萬民也求其無生始以
法死之其可不敬慎之乎元敏孳々弗忘復大書著于心目之間
可謂良御史矣先生則謂果之仁必以覈而得人之仁必反觀內
求而後見不亦取類之遠乎且古人之序學功曰窮理曰致知窮
究也致則推極也初未嘗言覈也覈則讞鞫之意多使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也嗚呼何可同哉何可同哉會予有疾不能竭其所欲
言謾畧辨之如斯然亦自意一偏之見未合大方而先生之論則
偉矣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廉適濠梁夫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微
廉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
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部
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
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
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
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
與唐玄宗時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
斯哉夫自姦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
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唯張浚胡詮張闡張震及
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拒
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通鑿綱目璟之事何嘗
不載况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非知耶

抑偶忘耶實錄舊歲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
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為
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於攷特為補闕授諸公完使
歲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鄭氏聯璧集序

磨勘司令鄭君思先間謁濂禁林從容言曰伯父果齋先生天分
絕人嘗矻矻窮經再踐場屋不台主司程度遂棄去游泖河之左
有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衮衮出不休日試萬言倚
馬可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尉薦之會疾作而卒先
子由全先生幼喪二親而賦性捐介州里不能容伯父時客授昆
山乃走就之求四庫書疾讀雖暑鏤金寒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
筆為文皆循矩度而不輕於毀譽然剛毅忤物人有不善以折之
雖其面頸發赤弗少貸晚寓蘇之海虞竟以坎壈終惟二父負不

世出之才文名相埒遭元季兵亂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
將遂零落不傳此思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寧者也伯父為文多
不留彙思先自童卯見輒錄之積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詩四
百八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嘗自刪焚僅留三十篇文百篇詩而
已於是合寫成書釐為一十四卷題之曰鄭氏聯璧集將鐫文梓
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為請濂受而讀之果齋之文則氣韻沈
雄如老將帥師旌旗火鼓續紛交錯咸歸節度曲全之文則規製
峻整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臺閣弘
麗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可謂能言之士乎昔夏侯
湛與潘岳並美姿容其行止之處恒同輿而接茵人謂之聯璧然
不過取人物之明潔耳初不論其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溫邢之敏
贍亦生於異鄉初非出於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麗初
非出於一門也縱出於一門若二盧之雅逸則一從焉若二弘之

典嚴則再從焉而同胞同氣者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二先生伯仲
並以文鳴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濂也不敏幸見杲齋於虎林而
於曲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与曲全之子司令君為同僚司
令君善承家學文光赫然為御史為部使者百壬斂迹又以政事
聞何鄭氏之多賢哉雖然不開之於先後將何繼不繼之於後前
何以昭司令君汲汲為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濂因備書其事
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杲齋諱東字李明曲全諱采字季
亮温之平陽人

劉府君碣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凝貌寡辭撫世壹以誠人至於不忍欺當
四筵合坐置聲撼屋君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輒中肯綮而萬
理皆解且才識夙絕人多嗜腴田設巧弄期必獲焉君曾不舉目
睨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脣耳子奈何欲陷之耶未幾多

田夫苦賦歛繁荷械走冰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哉歲侵盜盜夜
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人帥子姓蹤跡于野遙見一家燈
熠々紅君曰此是已隔虎落偵之盜方轉飲味爽縛送于官盜為
衰止即欲盜辭舌相戒曰劉家翁在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子
方乳以業券泣授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与無子同願
為盡心焉君歲券篋衍候子長召而觴之枚效以還祖揆弗逮事
父訓復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飲泣奉母季夫人惟恐有拂其志
君之弟晉繼於別宗夫人愛之甚泉若布君縱其欲弗敢斬其焚
券周急拯難嫁媿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耶君之
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亮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
其行無慊者娶余生誠剛魯道四男子及女二賈叔文宋慎其壻
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葬以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
墓在瀟溪黃垣之原從先兆也剛既從予學經有文聲而君女又

歸余冢孫義當銘銘曰
玉孕于山其木華滋淵產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熙
日死矣吁其悲

宋學士文粹卷第四

程